



施元辉译文精选

检查官雾岛三郎

高木彬光 著

施元辉 译



施元辉译文精选

检查官雾岛三郎

高木彬光 著
施元辉 译

作者简介

高木彬光（1920 年～1995 年），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与江戸川乱步、佐野洋、森村诚一和横沟正史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主要作品有《破戒裁判》《检察官雾岛三郎》《零的蜜月》等；1948 年发表处女作《刺青杀人事件》，小说构思新颖，手法独特，一炮打响后走上专业作家道路；1961 年发表了代表作《破戒裁判》，开拓了推理小说在法律题材上的新领域，小说塑造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律师，歌颂了人道主义精神；另一部小说《能面杀人事件》获日本推理作家俱乐部奖。高木彬光一共写了 60 多部推理小说，如《鬼面谋杀案》《女富翁的遗产》等，深受广大侦探小说爱好者的欢迎。

高木彬光作品的特点：富有敏锐的观察力，运用侦探题材，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从侧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领域中，塑造了检察官、律师、法医、警官等鲜明形象，他们甘于与上层斗争，不徇私情，以正克邪；叙述细腻生动，作品有很强的逻辑性，文笔活泼，结构严密。

序

张 炯

《施元辉译文精选》即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界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施元辉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隶籍福建福安的同乡。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的翻译家、散文家。他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任我国驻日本领事并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先后翻译了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十多部。其中既有儿童文学作品，更多是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推理小说。他还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他精选的译作共三百多万字，这次结集出版，编为十卷，可谓皇皇巨著！

中日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汉唐，渊远而流长。特别是唐宋以后，日本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华，鉴真和尚携带许多书籍并率领大批工匠赴日，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于日本。历代日本天皇多酷爱中国文化，也多方搜购中华书籍。所以，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白土吾夫先生曾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文化多来自中国”。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学习西方，自此我国也多有留学生到东瀛学习。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大多得益于通过日本而吸取和借鉴了许多欧美等国的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以及周扬、胡风等都先后去过日本，并从日文翻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

施元辉翻译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和推理小说应非偶然，当今我们从日本动画中就可窥见日本儿童文学的发达。儿童是

人类的未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已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日本最初的推理小说借鉴过中国明清的公案小说，后来才受到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影响，并发展为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小说品种。这种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悬念，而层层推理在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又能培养读者的智慧，它之广受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那时译界的名人严复和林纾都是福建人。康有为曾有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译学术名著，林译欧美小说。林纾先后译有外国文学作品达 180 余种，其中不乏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卢血战余腥记》《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林纾不会外语，与人合作，别人口述，他以文言译之。后来鲁迅、周作人也曾用文言译《域外小说集》。那时译家蜂起，据阿英《晚清戏剧小说目》统计，翻译小说从 1882 年至 1913 年计有 682 种，可见翻译小说之盛况，而侦探小说居然占一半以上，说明这类小说受欢迎由来已久。

施元辉翻译的日本小说也不乏名家之作，如井上靖的《红庄的悲剧》、松本清张的《跟踪》、高木彬光的《零的蜜月》、草野唯雄的《复制的脸形》、江戸川乱步的《奇面城的秘密》、森村诚一的《恶梦的设计者》等，差不多遍及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的各流派。他翻译的《恶梦的设计者》《零的蜜月》等作品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广播小说。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名著《女人的勋章》以及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小川未明的《红蜡烛与人鱼姑娘》和滨田广介的《黄金的稻穗》等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他自己写过小说和散文，他的译笔忠实于原文，流畅、生动、简洁、富于色彩。严

复当年曾提出并实践译作的“信、达、雅”的要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可以说，施元辉的译文做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严复、林纾当年以文言文来译，要做到“达”很难。而施元辉以现代汉语——白话来译，普通读者读起来是毫无障碍的。他翻译的作品曾得到著名日语翻译家文洁若女士的赞赏。

《检察官雾岛三郎》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高木彬光之杰作。这部小说以曲折复杂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检察官形象。这是荣获江川户乱步奖的作者高木彬光，以其代表作《破戒裁判》博得日本文坛高度评价之后，又一部成功地描写检察官司法活动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发表后，曾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上映，在日本产生很深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过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却不幸发生过战争。今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继续友好，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十分关心的。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建议，我想，其目的就在提倡各国友好、和平共处，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期间，加大加深各国彼此的文化交流、包括文学的交流非常重要。施元辉原是从闽东北山村走出来的子弟，被家乡人誉为福安的第一个新中国外交官、第一个文学翻译家、第一个电影出品人。他退休后还投身企业界，创办了文化交流公司，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文学工作，译文集的出版不是终点，而应是新的起点，人们会期待他翻译更多的日本文学作品，帮助中国读者通过文学更多认识地日本；同时也将中国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为日文，帮助日本读者更多认识地中国，继续跟他熟悉的日本友人和作家一道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做

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2月20日于北京

（张炯是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检察官的约会	1
第二章	不祥的使者	11
第三章	杀人和麻药	20
第四章	最坏的事态	29
第五章	检察官的烦恼	38
第六章	检察官一体制	47
第七章	等待,然后才	56
第八章	搜查第一步	65
第九章	到检察厅去见面	74
第十章	检察官和私立侦探	84
第十一章	一只夜蝴蝶	93
第十二章	假设逃亡	103
第十三章	第二具尸体	111
第十四章	疑案的发展	120
第十五章	暴力的背后	129
第十六章	咒语	139
第十七章	鸿沟	148
第十八章	金钱之谜	157

第十九章 凶器	166
第二十章 失去的机会	175
第二十一章 两人的孤独	185
第二十二章 外行人的猜想	195
第二十三章 来访之女	204
第二十四章 死里逃生	213
第二十五章 活着的证据	222
第二十六章 错乱	231
第二十七章 漩涡	240
第二十八章 检察官西飞	249
第二十九章 像父亲的人	258
第三十章 又一求爱者	267
第三十一章 堕落的女人	276
第三十二章 检察官与娼妇	286
第三十三章 局面的扭转	295
第三十四章 善意的背叛	305
第三十五章 询问	314
第三十六章 倾吐	323
第三十七章 恭子失踪	332
第三十八章 第三次杀人	341
第三十九章 两条道路	350
第四十章 奇特的男人	359
第四十一章 所谓奇迹	368
第四十二章 夜港的事件	377
第四十三章 真相	386
高木彬光给译者的信	399

第一章 检察官的约会

这是公审部检察官最为苦恼的时刻。

雾岛三郎在即将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慌张地向整个法庭扫了一眼。

他担心人家会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却又在装腔作势呢？这么一想，那最后一句话，不知怎的竟然牢牢地卡在喉咙里，使他一时发不出声来。

穿着黑色法衣的审判官们正襟危坐，神情比平时愈发严肃。对面坐着的大月律师，闭目养神，似乎在做什么祈祷。被告人山本浩二坐在他的紧前面，耷拉着脑袋，肩头微微颤抖。尽管山本清楚他的结局将会如何，但现在检察官最后要说出的这一刑罚，也会恰似一把尖刀猛地捅进他的胸膛的！

雾岛三郎稍停了一会儿，望了望旁听席的一角。

龙田恭子端正的布娃娃似的俏脸，泛起了红晕。她是律师的女儿，但旁听公审，这还是第一次。她陶醉在兴奋的感情中，睁得大大的一双眼睛，闪烁着炽烈的光辉。

——鼓起勇气呀！

三郎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这样的鼓励。恭子无忧无虑的神

情和坐在最后的被告妻子的那张苍白憔悴的面孔，一双含满泪水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雾岛三郎的嗓子终于显得畅快了，于是他又一次瞪着被告，说出最后一句话：

“为此，本官请求对该被告处以死刑！”

人影稀疏的旁听席上，悄悄地骚动了一下。被告人的两肩痉挛似地抽动着。由于这一刑罚早已在审判官们和律师的意料之中，所以他们不露声色，无动于衷。

雾岛三郎慢吞吞地坐到椅子上，再一次望着旁听席。

恭子的眼睛更加美丽而妩媚。

——对，你说得好极啦！

她一定在这样喃喃细语哩！瞧，那薄薄的嘴唇还挂着微笑呢！

坐在她旁边的被告妻子静枝，用书捂着脸，极力控制着自己，惟恐失声恸哭。

——我是没有办法的呀！无论谁当检察官，对于这样的罪犯都会要求判死刑的。他们都不得不这样办呀！我并不是为了给恭子听才这样装腔作势地说呀！

三郎心中说道。这时立花庭长习惯地轻轻晃着满头白发宣布：“下一次，即十月十七日，由辩护律师作最后一次辩护。今天的审判，到此结束。”

“起立！”

审判官、律师、检察官、书记、旁听人一下子全都站起来。只有被告人失魂落魄地用胳膊支撑着，好不容易地才站了起来。

审判官们和庭长走在前面。当他们从正面后门出去时，被告人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这时，他才第一次抬起头来，望着检察官的席位。他那发狂的眼神，好像蕴含着几分懊悔，但却

掺夹着一缕诅咒似的奇异而微妙的光。

雾岛三郎避开了他的目光，着手整理桌上的文件。

被告山本浩二今年三十岁，和雾岛年纪相同。他在练马区开办了一个房地产小交易所。因为迷上了竞轮^①和赛马，又跟池袋酒吧间的女人发生了关系，弄得手头拮据，只好向高利贷者田村源造借了二百万日元。当田村逼他还债时，他就毒死田村，偷走借据，把尸体埋在自家院子里，装作若无其事。

这是一桩报纸第三版经常登载的那种司空见惯的谋杀案件。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事，真是追悔莫及呀！”

对于这套在法庭上不知听过多少次的话，人们是不会为之所动的。三郎反复思索：自己能否既作为一名检察官，又作为一个普通人那样，从这套千篇一律的话里，去揣测说话人内心的真实思想呢？

但这毕竟是自己五年检察官生活中第一次提出对罪犯判处死刑。尽管犯罪动机只是由于微不足道的些许财物，罪犯的心理难以理解，但是凭自己的一番口舌，就将一个人送上了断头台，这的确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呀！三郎望着被绳索捆绑着拉下去的被告的背影，默想自己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今天这件事的。

在宽敞的走廊里，三郎没有看到恭子。即使是已订婚的情侣，在法院里肩并肩地走，对于一位检察官来说，也是不允许的呀！

不过，他俩已经约好共用午餐的地点和时间。有乐町或银座。离日比谷法院不远，环境僻静，不引人注目，去这些地方

① 竞轮：（赌博性的）自行车赛。——译者注

可以一起度过一段自由自在的快乐时光。

三郎夹着文件袋，从七层乘电梯下楼。到五层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走进电梯。那个男人是恭子的父亲龙田慎作律师。

“响？是先生您！今天您是来听……”

“原来是检察官先生，好久不见了。”

虽然不久之后，两人将是翁婿关系，可是当着电梯服务员和乘客的面，还不免要拘于形式地进行寒暄。

也许这是检察官和律师的社会第二习性吧！譬如过去一位曾当过雾岛的上司的律师，一直叫他“雾岛君”。但在雾岛当了检察官之后，这位律师马上改口称他“检察官先生”，而且连眼神里充满讨好。这使三郎感到不自在。三郎不禁喟叹：人竟然因处境不同而变得如此之快呀！

仅仅五年的检察官生活，三郎他磨练出了公私分明，善于使用两副面孔的性格。如今他自信至少在第三者面前，决不会让对方从自己的脸色上看出自己的内心感情。

从电梯下来走到一层走廊时，龙田慎作向周围望了一眼，放低声音问道：“恭子今天来没来听你对被告提出的刑罚呢？”

“来了。不过在此地不能一块儿走。她一直坐在旁听席里……我们约好一起去吃午饭，现在她大概在有乐町等我了吧！”

“噢，原来是这样啊。她说要请你吃饭，还从我这里要了一些钱去呢！”

“不过，我刚才要求对被告判以死刑，所以现在觉得似乎咽不下饭。”

“年轻哪！你……啊，不过，谁开始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会习惯的。很快……在审判、法律等方面，就会习惯的。”

一位当了法律家将近三十年的五十六岁的律师，说出这些

话是很自然的。可是三郎却不以为然，有些抵触情绪。

整天埋头于深奥的法律论文、判例和八股式的案件记录里，接触到的人，除了法律家、警察官之外，就是罪犯。习惯于这种生活的人，其感情自然就不正常了。对于这个问题，就在最近，三郎和一位曾在研究所一起工作过的，现在也是检察官的朋友谈论了一个晚上。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对于要求处以死刑也习以为常无动于衷，那自己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呢？的确，这种想法，现在是不能向未来的岳父讲出来的。

两个人从法院后门出来，向律师会馆和检察厅走去。还不到十二点，因此路上行人寥寥无几。

“恭子有一个奇怪的担心。她说以后你和我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手。她还说那时是决不偏袒父亲的。哈哈，对父亲还是以不谈自己的未婚夫为好。”

“尽管是翁婿，但作为律师和检察官，遇到这样的事也没办法。不过对您，我是抵挡不住的。我希望以后不要碰到这样的机会。”

“哈哈，我还不甘心败在年轻人手下。我甚至对女儿讲，即使和你对抗，那时我也要全力以赴，把你击败！因为法律界的人，对公私有别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噢……”

龙田律师停住脚步，望着右前方。

在他所属的第二律师会的会馆外石砌台阶前，站着一个女人。背向着这边，看不见她的脸。不过从她穿着时髦和服和善于打扮的样子看来，好像是一个女招待。

三郎一下就看出龙田律师是带着一种奇怪表情注视着这个女人的。当然，前来委托律师辩护的人千差万别，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来找律师都不足为奇，但是龙田律师的表情的确充满着疑惑和不安。

“那么，再见了！……这个星期天请一定到家里来一趟。商量一下媒人请谁和其他细节问题。不管怎样，要租妥黄道吉日用的婚礼场所”。

龙田律师一边说着，一边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女人，好像相当注意她。这个女人是谁？三郎没有问。

“那么，我一定去拜访。”

“好，再见！”

龙田心不在焉地举起右手和三郎道了别，径自朝女人那边走去。

三郎向左转弯，走进检察厅。

再也没有比这一层建筑更煞风景的了。办公室外的走廊连一个窗户也没有，宛如一条隧道。

“这条走廊大概是检察官生活的象征吧？左右两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笔直地往前走。”这时，三郎想起在学生时代就以善于讽刺挖苦人而出名的一个当了新闻记者的朋友，在一次来访问自己时，这样说过。

和恭子约会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分，地点是有乐町的一家名叫“维斯塔利亚”的餐厅。因为今天对被告提出刑罚，是检察官一个人表演的舞台，所以不难掌握时间。

这家餐厅位于新建的九层“有光楼”的地下室内。当踩着猩红地毯走进摆设着北欧式器具的餐室时，三郎竟然有些畏缩不前了。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这里的气氛，而是因为在这离东京地方检察厅咫尺之隔的场所，就要和未婚妻共用午餐，感到羞窘的缘故。

餐桌有多半还是空着的。恭子坐在角落里的热带鱼水槽旁，面前放着可口可乐的杯子。当她看到三郎进来时，满面笑容地

站了起来。

“等久了吧?”

“不，是我来早了。你是一向准时的呀!”

三郎坐到椅子上，拿起了菜谱。虽然刚才龙田律师说恭子要请吃饭，但自己是不能让恭子破费的。

“吃什么好呢?”

“吃份饭吧! 因是午餐，再说马上又要上班。不过，不喝点啤酒是很遗憾的啰!”

三郎订了一千日元的份饭。他想到平时自己在会议厅或是地方检察厅的地下食堂用饭都在一百日元以内时，觉得花一千日元可算是相当铺张讲究了。可检察官也是一个人呀! 不管现在自己有没有食欲，在和未婚妻约会时，还是想亲身体验一下豪华的气氛。再说，自己也想早一分钟从刚才提出刑罚时给自己造成的沉闷心境中摆脱出来。

“刚才你真行! 看来男人最了不起的是在岗位上全神贯注地去干自己的工作。”

“恭子，这么说你是不知道我内心多么难受呀! 要求对被告判以死刑，我想，这在别人看来，自己好像是一个凶神恶煞哩!”

“不会这样的。不犯下恶极滔天的罪，是不能判处死刑的。既然规定有死刑这种刑罚，那么，适用这种刑罚的罪犯，在社会上终归是有的吧?”

大概由于是律师的女儿，在谈到这样的事时，还能讲出个条条道道来。虽然年龄不过二十四岁，而言谈给人的印象，却像三十岁似的。

三郎苦笑着，闭上眼睛，回顾自己的恋爱史。

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他通过了司法官考试，因而来提亲

的人，多到他难以一一拒绝的程度。那些家有正值婚龄女儿的法律家们，大都想在集中于司法研究所的青年中物色一个有作为的乘龙快婿，因此来提亲的八九成都是这些法律家。

然而雾岛三郎却爱上了与法律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业界“大车物产”公司常务董事的女儿安藤澄子。

可是，他们的恋爱在最后阶段却告吹了。他们已经订了婚，委托了媒人，预订了婚礼场所。就在临近举行婚礼前一个月，澄子突然离开了家，原来她又有了别的情人。

为了收拾事态，安藤家单方面似乎尽了最大努力，无奈一个女人一旦横下这条心，是不易动摇的。

澄子的父母只好两手扶膝，流着眼泪向三郎再三表示道歉。对他们，三郎无法动怒。但这次失恋给他年轻的心灵刻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他觉得女人不可相信了。

从研究所毕业不久，许多朋友都结了婚。三郎只身往仙台赴任，在部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后来，他回到东京地方检察厅，继续他那住公寓的独身生活。就在今年由独身法律家和法律家的女儿们所组织的“本芽会”的一个酒会上，他认识了恭子，并深深地爱上了她。

恭子是一个漂亮而又刚强的姑娘，和澄子相比，两个人都如花似玉。澄子是长脸，好像带有阴影；恭子是丰腴的圆脸，可能是环境好，性格开朗活泼。她一开始就对三郎怀有好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爱情日益笃厚。

三郎的双亲和他与之商量的上司检察官们，全都无条件地赞成这门婚事，于是就像刚才龙田慎作所说的，现已进入正式委托媒人和决定婚礼日期的阶段了。

“喂，三郎，您在想什么？是刚才被告的事吗？”

“不是。”被恭子一问，三郎抬起了头。